

鱼说

戴来 著

新锐女作家长篇小说丛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CHINESE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戴来 著

鱼说

新锐女作家长篇小说丛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HU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鱼说 / 戴来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10

(新锐女作家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5399-2493-9

I. 鱼... II. 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6956 号

书 名 鱼 说

著 者 戴 来

责任编辑 王昕宁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180 千

印 张 13.25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493-9

定 价 1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与生俱来的恐惧
令我落水为鱼
不用掩饰
尽可以将泪溶于水

水的反面
极光滑的手感
掏出柔软无骨
寸金寸长的光阴
恋爱中的人们习惯
隐于水的流势中
以最妩媚最锐利的形式流淌
解释前生，约定来世

在时间之前，在时间之后
我们的日子
通篇地暗无天日
惟有沉浸于水
倾心倾力扮演一条嬉戏的鱼
偶尔探出水面
试探一下世态的炎凉

第一部分 恍惚

第一章

1. 爱情其实就是荷尔蒙

吃过晚饭收拾完毕，左铃替周密往茶杯里续了点水，然后在一侧的单人沙发上坐下。周密注意到自从他在这儿住下后，左铃再也没坐过他睡觉的那只长沙发。她是个敏感的人。

莫文蔚在电视里唱：爱情故事的尾巴，不是太闷就是太短，不打电话就打扮，打算就此地老天荒，我不耐烦，怎么办。左铃突然冒出一句，莫文蔚的嗓音里有一股子海洛因的味道。

“海洛因是什么味道？”周密随口问道。

“就是颓废、放松、懒洋洋。”

周密看了她一眼，这个女孩的感觉很敏锐也很特别，比如她说所谓爱情其实就是荷尔蒙，我们的身体分泌荷尔蒙，这些荷尔蒙需要那种被叫做爱情的东西来平衡调和，否则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会在骚动不安中得病的。比如她说男人和女人的交往，通常是这样的，一方越把对方

当回事，另一方就越不把对方当回事，就像是在跳四步，你进我退，你退我就进，带着游戏的味道和特质。比如她还说爱情是一种想像，疯狂的无可救药的想像，产生于大脑，毁灭于身体。

八点二十，左铃换台。有线二套正在播放《情感邮差》，他们已连着看了一个多星期。在周密看来，漏洞很多，但演员还算可以，凑合着看吧，反正也没什么可做的。一男一女，两个没有法定关系而且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年轻人，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日复一日地生活着，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你笑什么？”

“想起了你说的‘爱情就是荷尔蒙’，我发现你的思维方式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可能还是角度和心态的问题，其实我是个在很多事情上都比较悲观的人。因为怕失望所以干脆不希望，这样会安全一些。”

“因噎废食。”

“哦，有点这种味道。”左铃看着电视的眼神有点迷离，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

“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做事有自己的原则，不太容易被击倒。”

“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因为不能倒下，所以硬撑着。”

周密回味着左铃的话，眼下他似乎和她走得很近了，但却并不了解她。他想左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只有她想让人了解，别人才有可能了解她。

“你看过《魔鬼辞典》吗？”左铃把电视音量调低一点，好像有了要和周密谈一谈的想法。

“听说过，没看过。”

“里面对爱情下的结论很经典，它说爱情是一种在短期内发作的精神病，治愈的最佳药方为婚姻。”

“这个比喻挺形象的，要让我说，男女之间的爱就像是一种最不稳定的化学元素，它随时都有裂变的可能，从某种角度说，恋爱的快乐来自于受折磨，身体的，精神的，所以恋爱的快乐是种病态的快乐，一般进入婚姻以后，人会变得正常一些。”

“正常了也就意味着那种叫爱情的东西没有了，或者就快要没有了。爱情是有保鲜期和保质期的，过了期的爱情更多的是烦恼。”

“你的意思是爱情和婚姻无关？”这样的交谈让周密有了一种棋逢对手的感觉，愉快、兴奋，而且跃跃欲试。

“婚姻对人来说，更为强调的是对这种关系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它的琐碎、繁杂和对人的消耗磨损是超出一个未婚者的想像和预料的。爱情是经不起现实生活长期考验的。”

“即使这样，还是有很多人咂吧着嘴意犹未尽地要往婚姻这口陷阱里跳。”

《情感邮差》的片头出来了，左铃把音量调高，注意力转移到电视剧上去。

从周密坐着的这个角度望过去，左铃的侧面很有立体感，弯曲上翘的眼睫毛扑闪着，使她看上去像一个经历简单涉世不深的小姑娘，但整个人却又那么宁静祥和，让人顿生爱怜之情。周密把眼光转向她的腹部。每当这种时候，周密就会要求自己看看左铃那已隆成半圆的腹部，然后把依稀将要燃烧起来的那点又浪漫又伤感的想法熄灭掉。

2. 这个忙你一定要帮

等电话铃响了五下之后，周密才拿起话筒。宋强在电话那头说，怎么那么长时间？你在干什么？左铃呢？

周密一屁股坐在电话机旁边的椅子上，问，你还没死吗？你他妈到

底在哪儿？

可是宋强却说，左铃呢？她在哪儿？让她来接电话。

周密的声音一下子提了起来，妈的，她在哪儿关我什么事，她算是我什么人？说完就挂了电话。

烟刚叼在嘴上，还没点上，电话铃声又响了。周密将电话拔了，转身去了阳台。楼后面是一条小河和一窄条空地。周密没事的时候喜欢在阳台上站上一会儿，顺便抽根烟。那几分地被大致均匀地分成若干份，是这附近几位眼疾手快的住户的自留地。地里时常有人拿着一把小锄头一只小洒水壶一本正经地在那儿锄地或浇水，俨然一副辛勤耕作的样子。看着看着，周密总有种想笑出声来的冲动，但结果往往是越看表情越严肃。别人都在踏踏实实地生活，哪怕是那些儿女成群看起来人生已快走到尽头已没什么指望的老头老太太，也伸出他们枯枝般的手指在空中一捞一捞，好歹捞到了几分地。

大约半个小时后，左铃开门走了进来，手里拎了一马夹袋水果。看见周密，她挺意外的。

“怎么你在家？我刚才打电话回来你为什么来接？”

“你打电话回来了？我不知道，没听见。哦，对了，我把电话拔了。”

“为什么？”左铃脱了外套，把马夹袋拎进厨房，洗了一只苹果。甩着苹果上的水滴从厨房出来时，她的脸上已有了明显的不悦，“为什么？你为什么总是把电话拔掉？万一有重要的电话打进来呢。”

“能有什么重要电话呢？”周密尽量克制着正在往上冒的火气。昨天他们已经争执过一次了，就为了争执到最后都记不起原因的鸡毛蒜皮的小事。看着左铃隆起的腹部，周密劝自己不妨再去阳台上站一会儿，待大家都心平气和了再说。可是左铃却不依不饶地跟到了阳台上。

“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总该有个理由吧。”

“没有理由。”

“那，那你是吃饱了撑的。”

左铃急得一跺脚，转身离开了阳台。到底是学过舞蹈的，周密想，尽管大着肚子，可转起身来还那么优美、轻盈。

据说，当初宋强就是被这位只身一人去上海发展的西安女孩优美的身姿所倾倒，继而断然决然地离开了谈了四年的女朋友，迷迷糊糊地走到了她的身边，并迅速地让她怀了孕。就在他俩打算简单地举行一下结婚仪式的当天，宋强从虹桥机场给周密打来电话，说有急事必须马上去一趟深圳，拜托周密向此刻已化好妆单等新郎来接的左铃解释一下，并替他照顾几天这位已有五个多月身孕、身边举目无亲的新娘，用不了几天，他就会回来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宋强在电话那头气喘吁吁地说，这个忙你一定要帮，其他事回来再解释。

说这话的时候还是初秋，一转眼，已是初冬了。左铃的预产期是一月九号，可是上个月做围产期常规检查时，医生从B超上得出结论，左铃的预产期算错了，至少多算了一个月。因为看子宫内胎儿的发育状况和胎盘的成熟程度，左铃随时都有生产的可能。坐在B超室外的周密看着左铃拿着B超检查报告走出来时一脸困惑，就开了句玩笑，是不是B超做出来是双胞胎？左铃根本不理睬周密的玩笑，顾自走了。

那天在回家的路上，左铃一言不发，似乎正陷入一个深深的谜团里。直到走到楼下，她才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医生说让做好生产的准备，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临产，可是怎么会呢？

当晚，她的肚子就痛了起来。周密接到她的电话时，正在“天使阳台”酒吧边喝酒边饶有兴趣地看一对显然是刚认识的男女调情。因为是刚认识，所以两人都可以不着边际地说些不负责任但足够煽情话。放下电话，周密立刻打车赶了过去，并让司机稍等一会儿。他上楼一看，左铃手里正捧着一本《孕产妇保健300问》。她说听到你的声音，我忽然就觉得不怎么疼了，可能还是太紧张了。周密第一次这么近这么仔细地看这位印象中总是骄傲地挺着并不丰满的小胸脯的女孩，她鼻尖周围那几颗雀斑这会儿在灯光下竟然闪着一种楚楚动人的光亮，而

她的眼睛却是那么无助、迷茫和软弱。

搬来住下后，周密才发现自己过于冲动了。这位外表纤弱的女孩其实并不如他想像的那么柔弱和需要帮助，她的内心有着一份奇怪的来路蹊跷的信念，以至于几个月前那场被搁浅、至今也没有下落的婚姻也没能从根本上动摇她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她相信宋强是爱她的，他一定是碰到了很大的难处才耽搁至今，她不但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还坚信肯定是个男孩。

3. 总算派上用场了

晚饭之前，周密照例陪左铃去散散步，顺便帮她消化掉那一堆以孩子健康的名义吞食下去的零食。自宋强出走后，左铃的胃口变得令人吃惊地好。以前为保持身材而忌的口一下子全部解除了。高热量的食物，尤其是奶油蛋糕和一种名叫 M&M's 的朱古力，吃起来简直不要命。与此同时，她的体重也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增长。以前那个瘦弱苗条的左铃不见了。周密甚至在她曾经青筋毕露的手背上发现了几个像酒窝一样的肉坑。

周密善意的提醒在左铃心情好的时候会转化成一次征程漫长的散步，从城西到城东，最后在吃过一顿较为丰盛的晚餐之后，回各自的房间休息。

在左铃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周密一般会主动避开她，去酒吧喝上几杯，然后给她打个电话，告诉她今晚有事不能去她那儿了，有事就呼他或者打他的手机。左铃在苏州没有自己的朋友（周密的一些朋友认为主要是因为她还没来得及识别的男人就怀孕了），她远在西安的父母本来就对女儿去外面闯荡极不放心，所以左铃暂时不想让家人知道她结婚了，当然更不能提怀孕的事了。

周密近日一直在寻觅一位能在左铃产褥期间照顾她的女性。他周

围对他还有点兴趣的女孩显然不适合担当此任，而他那早就巴望着能抱上孙子的母亲倒是既有时间也有此方面的经验，但怎么跟她老人家解释此中其实简单却不容易解释清楚的关系呢？他这位做了大半辈子老实人的母亲，面对这个越来越不老实的世界，已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儿子的谎话总是比实话更能让老太太相信。但是如何编造一套更像是实话的谎话呢？

走出彩香新村，就上了工人路。这条路上有很多便民小店，其中最多的是香烟店。每一次周密经过烟店都会停下来看看店外广告牌上香烟们的最新价格，从贵的看到便宜的。周密基本上是中间价位的消费者。他的一位已经分手的女朋友曾经饱含深情地劝过他，抽好一点的，少抽一点，这样对健康有益，并随即变戏法一样从她的大手袋里拿出两条用当天晚报包着的三五烟。但周密说，如果抽好的，我只会抽得更多。第二天，他就用这两条三五换了四条他抽起来更心安理得的黄红梅。

“天天红”烟店里的老板和周密也算是不知各自底细的熟人了。他笑盈盈地从柜台后面的椅子上站起来，招呼道，来啦？然后转身从后面的货架上拿了一包黄红梅，递给周密。周密口袋里就揣着一包刚启封的黄红梅，犹豫了一下，他还是接了过来。

只一小会儿，天色就暗了下来，那个短暂得让人感伤的深秋的黄昏好像只露了一下脸就羞涩地掩住了面孔，漫长而冰凉的夜晚开始了。

左铃一手撑着后腰，仰脸在认真地看着什么。周密走到她身边，看什么呢？走吧。

“不，等一会儿。”左铃仍然保持着原状，就像一个鼻子出血的人那样，并抬起右手腕，看了眼表，“还有二十五秒，小时候我经常这样掐着时间等路灯亮，特别是在我倒霉的时候，只要能在我假定的时间内等到，我的运气就会慢慢好起来的。”

可是路灯并未在左铃所说的时间内亮起来。周密又仰着脖子陪她等了一会儿。天更黑了。周密打定主意不先低下头也不劝左铃离开。

傍晚向夜晚过渡的天空上，几颗稀疏清朗的星星正怯怯地发出那种时暗时明像电压不稳时才有的不太明确的光亮。灰暗的天空这会儿看起来很重，而且有一种正往头顶压下来的感觉。左铃突然低下了头，不打招呼地顾自走了。几乎同时，路灯亮了。

左铃那件长过膝盖的白色棉风衣的背部醒目地印着“PUMA”这几个字母，带荧光的橙色极为醒目。周密还记得前年冬天和宋强在PUMA专卖店里买这件衣服的情景。当时他们只是想进去随便看看，但售货员小姐热情洋溢的介绍和甜美的微笑让宋强鬼使神差地掏钱买下了这件对他来说并不实用的棉风衣。接下来的两个冬天，周密都没见宋强穿过。不过现在总算派上用场了。

4. 好闻的混合着薄荷和奶油的香味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左铃梗着脖子尖声问道，眼眶里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愤怒竟含着泪。

“现在告诉你也不迟呀。”周密很想抽根烟，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根，放在鼻子下，使劲嗅了嗅。

“你为什么不马上告诉我？你为什么马上告诉我？”左铃用手指指着周密，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马上告诉你又怎么样，和上次一样，他除了问你的情况，其他一概不说。鬼知道他现在在哪个角落，也许电话就是从楼下打来的。”

左铃的眼泪一下子就滚了出来。她瞪大眼睛看着周密，突然一转身，冲进卧室，嘴里喊道：你——瞎——说！并用力摔上了门。里面随即传来了“嘤嘤”的哭泣声。

周密走到厨房，站在抽油烟机下，打开所有的开关，点了一根烟。

在巨大的轰响声中，他像一个饿极了的人似的狼吞虎咽吸完了一根，然后又点了一根。这一根他吸得很慢，就像纯粹是为了味觉而进食的人那样细细地品味着。

不知为什么，周密忽然想到了宋强对烟的态度。应该说每天两包烟的宋强的经济承受能力和他一样，也就是黄红梅这一类中档烟。但和他不一样的是，宋强隔三差五地会让自己抽上几包三五。对女人也是如此。宋强原先的女朋友就相当于一包大众但经常消费也完全能承受得起的黄红梅，可他却不甘心一辈子就抽定了这种普通烟，东瞧瞧西看看，左铃这包味道很冲的万宝路一下子就吸引了他。周密想，也许宋强在欣喜地抽了一阵后，意识到这种烟本不该是他消费的，所以他临阵脱逃了。

关了灯躺在客厅沙发上看了会儿电视，周密觉得眼皮发沉，身体发冷，同时肚子饿得厉害。卧室里一点动静也没有，看来左铃是不打算出来做这顿两人一般安排在晚上八点钟的晚餐了。周密也懒得爬起来去壁橱里拿他的被子和枕头，他用遥控器关了电视，然后尽量地把身体缩成一团，想就此睡去。

就在这时，卧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左铃蹑手蹑脚地走到沙发旁。周密能感觉到她弯下身子，在看自己。他闻到了她身上那种好闻的混合着薄荷和奶油的香味。周密的心脏一阵猛跳，仿佛被某种东西很钝但很重地敲击了一下。

左铃在沙发旁站了一会儿，大概是在判断他是否真的睡着了，接着又蹑手蹑脚地去了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她又一次站到了沙发旁。周密实在装不下去了。他的头在臂弯里动了几下，然后伸了个懒腰，这才像突然发现左铃似的叫道，你干什么？吓了我一跳。

左铃把灯打开。周密看了眼墙上的钟，八点四十了。他随手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打开了电视。可是左铃却走过去，用身体挡住屏幕，委屈地说道，我饿了。

5. 你真的不介意吗

在左铃的坚持下，周密只负责把饭桌抹了一遍，就坐回沙发继续看电视。连着换了好几个频道，没什么可看的，周密干脆来到厨房，倚在门框上，问，真的不需要我做什么了吗？

“不需要，不需要，你站在这儿看我，我会紧张的，会切着手的。”

周密有些恍惚，他忽然想到，明年这会儿站在这儿的就不会是我了，但会是宋强那小子吗？

没过多久，左铃就动作麻利地做好了 two 碗热气腾腾的菠菜肉丝炒面和两样小菜，并帮周密开了瓶啤酒。来苏州还不到一年，她已经能做一手地道的苏州家常菜了。朋友们都觉得不公平，像宋强那么平常的家伙凭什么娶到了这么一位貌美手巧的女孩，而宋强在沾沾自喜了一阵后也变得越来越惶恐。的确，在他那一帮自以为多才多艺多滋多味的朋友当中，他也就是一杯无色无味的白开水。

“刚才我的脾气不好。”左铃接过周密递来的筷子时说。

“没什么，我不介意。”

“书上说，孕妇在妊娠早期和晚期情绪起伏比较大，所以请你原谅，我并不是有意乱发脾气的。”

“真的没什么，我习惯了。”

“这么说，你还是介意的，只不过是习惯了。”

“是呀，习惯了就不介意了。”

“但是你还是介意的，最起码曾经介意过，现在的习惯是被迫的。”左铃较真的样子有点孩子气，也是周密不常见到的。

“可我现在真的不介意。不骗你。有时候我的脾气也不好，你看，我没有怀孕，可情绪也不是太稳定，所以你就更有理由情绪不稳了。再

说你现在这个样子，需要加倍的照顾和关心，而我做得并不好，因此其
实我还要请你原谅我。你能原谅我吗？”

左铃盯着周密看了会儿，突然转过脸去笑了。周密的心一阵荡漾，
但他却不动声色地说道：

“吃吧，面要凉了。”

吃了几口，左铃又抬起头来，问，你真的不介意吗？

6. 要不还是睡觉吧

躺在沙发上看了几页书，周密感觉到有一丝睡意正从头顶以一种
缓慢但真切的速度向全身扩散。他关了台灯，闭上眼，蛮有把握地打算
就此睡去。

不知是楼上还是楼下来传来了歌声，是在唱卡拉 OK，一首《心太
软》被一个男声唱得更像是一首进行曲，高亢、嘹亮，还加入了唱者颇
具创意的变声。接下来是男女声对唱的《血染的风采》，不管怎么说，
那个男的还像那么回事，而女声则真让人受不了。周密认为她只不
过是用一种忽高忽低的颤音随着节奏在发抖。周密把被子蒙在头
上，这下好多了。但只过了一会儿，他就觉得憋气得厉害，又把头伸
了出来。

接下来这首男声独唱的《十五的月亮》，周密还真听出了点味道。
那个男人的嗓音不错，唱对了歌曲的时候，其实是可以一听的。周密
想，刚才那个女声该不会是他的老婆吧，但生活中往往就是这样的，
总会在局部出现不和谐。美女和俊男一般难以成为夫妻。漂亮女人
很可能就投入了丑男人的怀抱，就像左铃和宋强。人们说，有了漂亮
面孔的女人一般就不大在乎对方的容貌，而把眼光放在了其他条件
上。但宋强到底有什么值得左铃爱的呢？

有那么一会儿，周密认为楼下那对男女已决定就此收场了，他将肩